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攻媿集卷九十

宋樓鑰撰

行狀

侍御史左朝請大夫直秘閣致仕王公行狀

曾祖寂故任永靜軍東光縣令累贈少傅妣趙氏贈成國夫人丘氏贈濟國夫人

祖禔累贈少師妣張氏贈衛國夫人

父次翁故任資政殿學士左大中大夫致仕累贈太師
妣趙氏贈秦國夫人

本貫濟南府章丘縣巨德鄉巨人里王公伯庠年六十
有八狀

公字伯禮其先大名府人五世祖繼文贈特進者以明
經出身嘗為河中府虞鄉縣令四世祖昇贈太保者以
甲科為尚書郎直史館嘉岐王府翊善十餘年請老而
歸避大河之患葬特進于濟南因家焉少師古學精深

兼通醫卜工真行草篆尤邃于春秋既免少傅喪不樂
進取攜二子屏居青崖山之兩河太師因教授其間以
供甘旨名聞東州學者雲集時號兩河先生紹興初執
政凡四年力丐閒退已遂致其事居于四明西湖之陽
今遂為鄞人公登紹興二年進士科授左迪功郎吉州
左司理參軍試教官為第一改充明州州學教授十一
年任滿循左從事郎便親自列主管潭州南嶽廟時太
師方在政府詔以諸將成卻敵功皆二三大臣竒謀指

縱之力可與一子職名改左宣教郎直秘閣顯仁皇太后回鑾太師克禮儀使辟公書寫機宜文字尋主管台州崇道觀十四年授兩浙東路安撫司參議官太師薨服除二十二年通判平江軍府奪職罷歸三十年主管台州崇道觀三十一年賜五品服通判鎮江軍府三十二年以覃恩轉左朝請郎隆興元年改兩浙西路安撫司參議官二年省罷知興國軍乾道元年七月召赴行在除戶部左曹郎官仍有旨復舊職明日兼皇子慶王

府贊讀尋改直講二年南省試進士為參詳官就院擢
殿中侍御史五月遷侍御史八月罷四年主管台州崇
道觀十二月知閩州五年八月復直秘閣改知夔州兼
本路安撫七年移知温州九年赴上纔三月終于州治
累官至朝請大夫公忠孝謙勤得之天資自幼刻意問
學家素清貧太師教子甚力朝夕講習至以楮衣禦寒
手種苜蓿以充飢及冠猶未知肉味父子易衣以出而
抗志不凡慨然有立名當世之意手抄古書往往成誦

太師守道州欽宗登位奉表者例當推恩公請以叔父
次臯行既乃連中世科入益竒之分教四明人士仰慕
適與名士相先後或以見在過去未來三佛名之初被
延閣之命時宰欲擢丞列寺太師既不欲私其子公亦
力辭焉平江當冠蓋之衝毗贊郡政聲稱甚美會以讒
間遭論自此不復造朝安貧樂道十有餘年若將終其
身一旦趨召際遇聖明首論養人才裕民力理財訓兵
以為不可勝之備又論攷察薦舉鬻爵積粟等事奏對

明白音吐洪暢上意開納陛楯亦屬耳傾聽為之咨歎
即日除戶部郎講讀王府究繹經旨詞義俱勝帝子斂
衽受之逮執法殿中進遷南牀自以起遠外被異知益
展盡底蘊謂強國在法制固國在人心然國勢可振而
易強人心難得而易失乘航之諭不可不知駭輿之言
不可不鑑又奏方今之弊莫大于風俗苟且而苟且之
弊生于士大夫議論之不公惟不以虛言先實用不以
高論蓋真才苟且之風或可少革是時宿將類以罪廢

公奏奔北固為可罪而戰多有不可掩者不應以一眚而廢之宜及此無事之日以次召還使備環衛撫之以恩折之以威庶可收效于後上深以為然稍稍錄用沙田蘆場議起租稅民以為病無敢言者公乃極論之其略曰沙漲之地未嘗耕耨施工布種乃是務本之民既未能如漢置立田科以勸農而可擾之乎蘆葦之生本非種植各以其力樵刈必非游手之徒既未能如古捐山澤之利以予民而可困之乎豪強坐據雖曰非法然

怨不及上今朝廷遣官增稅怨始有歸矣上感悟即令
罷去以便貧民廢省兩浙舶司簡閱宿衛之士皆自公
發之由是眷意愈厚嘗奏事良久上肅容謂公曰卿所
言一一可用議論全似唐王珪公平日恥言人過未嘗
臧否人物恩仇一視坦無城府既居敢言之地遇事輒
發抨彈所及動涉仇怨無少分顧忌意或為公危之公
正色曰言責所在顧忠于君者如何爾一有愛身之念
紀綱何賴焉筆力素高作奏不能自休諫藁謹密子弟

不得預論事尚多非施行于外者莫傳也諫長率公論
政府乞置詔獄已乃下其事臨安一日太守請間公語
之曰始得之風聞不容自嘿今既事在有司豈復當預
獄具失實即上章自劾以故俱獲譴而公止從罷免上
亦知其非出于公念之不忘或言去國之後事有涉公
所嘗論者上必取元奏親加省覽而施行之且嘗曰此
真臺諫也奉祠未幾以閭風起公遂易夔帥夔部曠遠
夷夏雜糅公首圖諸郡地理合而為一分別險要默蹊

鳥道纖悉畢見區處指授盡出于此人莫得而欺也撫
夷人以寬養百姓以惠馭官吏以嚴變以大治郡有巨
剎既為蒿呼祝壽之地而祖宗諱辰薦修及三歲合五
州人士羣試皆在焉公以為厖且陋命葺廢寺分行香
之所又建貢闈二區以其一與漕司土木之工皆有條
理不日而成士民誦而歌舞之巴俗多略子女以為貨
公持嚴其禁有綿竹獄掾者捆載而來為瞿唐關所詰
蓋以此牟利者有年矣公立訊之皆遂寧潼川間人為

給貨各還其家或請發其事公曰不可究也惟責而遣之域素無井覓水于山杜少陵所謂白帝城西萬竹蟠接筒引水喉不乾者郡失于葺或課民以錢詹事王公十朋嘗縱民取水曰義泉公修王公故事又增治焉市人歡呼相謂曰二公豈伯仲耶其他營繕非一先賢遺跡如子美高齋之屬皆以餘力一新之施黔珍三州與南平軍地接生夷而思州則田氏世襲撫御尤難有何思明任鬼師楊震穆會等皆豪族動輒疑阻牒訴累

興公化之深得其道宣布威德譬曉禍福揭示要束至
或親致尺書思明投牒乞藏牒于家傳示子孫楊震得
書感泣飲血盟誓邊境帖息公遇事敏明臨機善斷戢
吏至嚴莫敢仰視聽訟之際反覆究問誠意具孚無不
退聽者既有伉儷之戚亟請祠祿遂移永嘉赴闕奏
事上意欲留惜公已衰矣到郡篤志從事不少懈而疾
已不起實二月二十五日也娶同郡成氏封宜人柔淑
孝謹克配夫子男三人曰星郎未名而卒曰有大通直

郎福建路提舉市舶司幹辦公事後公九年卒曰正大
文林郎新處州軍事推官女三人長適朝請郎中書門
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周舜元次適承事郎汪大有一幼
亡孫男十一人坦域埴堦埴埴埴埴餘未名坦埴將仕
郎女八人其一適進士孫瑜餘在室曾孫女一人淳熙
元年正月九日葬公于奉化縣忠義鄉之瑞雲山太師
墓側公事親至孝少時所得成夫人奩具悉以奉太師
居喪哀毀盡禮有人所難及者記問絕人博覽載籍當

宣政間舉子惟務金陵之學公獨貫穿經史旁出入百氏至老未嘗釋卷賓客相對諸子侍立奧篇隱帙隨意舉似以探其學問之進否後生多親附之舍人朱公翌嘗問侍郎周公綰曰比見表中用一驢載都市事偶忘所出周公素簡默僅舉一二公適參坐又以目公公厯誦臧質傳中數十語二公歎賞不已又歸以勵其子焉作文雄奇操紙筆立就若不經意而語多警拔諸公銘誌類出公手有厯山集雲安集奏議告蒙資治編年宏

詞集要變路圖經等藏于家其他不及屬藁散落甚衆
人雖以公不作文字官為恨然崇論宏議日月獻納亦
有以少伸素志矣立朝典州威望凜然而待人接物卑
牧已甚閒居客至應酬終日倒屣延納惟恐其後朝章
野服顛倒層疊人人與之傾寫略無倦色士夫無不愛
敬下至閭里聞風悅服疎財好義不計家之有無義所
當為無所吝惜四明舊為義郡顯謨汪公思溫為之主
盟汪公歿公實繼之緩急叩門視所請曲為之經理故

鄉人尤歸心焉廉節傳家他無嗜好俸給之外一毫不以費公帑在夔首禁科買狨麝之類仍以公移鏤版徧滿山谷有以書求市者則以墨本寄之永嘉軍卒百工咸具公一切罷遣服用所需必面與之直至或倍償人謂其過而行之不疑故治溫未久病告幾半而喪行之日百姓巷哭以過車非德之感人者深乎僚屬問疾臥內見公几案蕭然鎮紙以覽皆歎息而退初治入蜀之裝于建康有以白金來售者曰以此西上當有倍蓰之

獲公曰不幾于商乎止以緡錢行比歸日輕舟而下以
餘錢自隨人愈咨其清方家食時未嘗忘國事凡所聞
見必詢究講明務求可行之實蓋其志尚如此及膺進
用期不負所學以報主知去不以罪人猶望其再入也
終不得究見德業朝野共惜之病且革二子以藥進手
格之去靜默焚香宴坐自如上章休致處畫家事若平
時及屬纊不怛不亂翌日入歛肢體和柔如生皆積善
之報也鎰汪出因外家以拜下風自蚤歲辱知獎間置

坐隅匪怒伊教殆非一日公將沂江鑰以假吏之燕會
別于金山客授永嘉公適來守尤得窺治行之詳公之
二子不鄙以行實見屬自惟荒淺不足以稱下筆復輟
者屢矣壬寅之夏提幹公一疾不起殊使人有愧于泉
下今推官又以為言乃取所聞見敘次之以俟當世君
子立言者採擇云

國子司業王公行狀

曾祖景章屯田員外郎贈金紫光祿大夫

祖真臣朝議大夫致仕贈銀青光祿大夫

父俱左中大夫克敷文閣待制致仕贈光祿大夫

公諱速字致君姓王氏上世居大名蓋三槐晉公之別
派會河決遷墳墓于洛高祖贈吏部尚書軫徙于陳之
宛丘建炎南渡待制再為戶部侍郎終工部尚書寓居
越之餘姚今遂為餘姚人公幼警悟絕人書一讀輒不
忘建炎二年金人破宛丘公年十一被擄能以婉言脫
禍至幽燕久之會調發騷動脫身走河朔復歸宛丘日

為南河計嘗默寫舊所記論孟六經爾雅教受汝潁間
時作歌詩蓋未嘗一飯忘君親也紹興八年中原戍兵
有自拔而南者公與之俱遂達行在所自是益耽玩書
史一試入太學在諸生間已知名二十五年以尚書郊
祀恩補登仕郎明年春中銓試第一循右修職郎特差
兩浙西路安撫司准備差遣未上丁尚書憂服除監行
在雜貨務雜賣場門樞密使汪公澈以御史中丞宣諭
荆襄辟差充湖北京西宣諭使司准備差遣汪公素聞

公名事必咨焉公亦不為苟合嘗坐中得蔡捷賓僚相
賀公獨歎曰蔡人塗炭矣聞者甚之公道所以然者已
而果然汪公既歸宴僚屬亟稱公論事不苟舉一庖屬
之訖事特改右承奉郎幹辦行在諸司審計司隆興改
元中進士第明年赴計院上問北方人材于尹侍御穉
尹以公對忽有旨引見公奏對雍容上喜曰早晚當用
卿退除御史臺主簿越七日遷監察御史時金人再窺
淮甸朝廷盱食公與同列奏疏曰昔婁敬勸漢祖都關

中張良一勸之是日車駕西都長安趙克國上書請先
誅先零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史臣書高祖
事必曰是日書宣帝事必著日辰者皆表其從善之速
也夫遷都大事也即日啓行金城去長安遠甚璽書往
返僅七日應機如此事何由而不成今天下事急矣臣
僚所言不可用則置之或有可采願陛下遠法高祖宣
帝斷以必行不俟終日庶乎不失事機又嘗奏論西邊
上流形勢詳陳備禦之策凡五條大略為將帥不和務

使輯睦士卒寒苦宜加勞賜益武昌舟師以張黃州之勢分兵戍郢州以防荆襄之衝且請多方疑誤敵衆使不得專意襄陽又奏疏條上急務願下哀痛之詔以收人心選宰相之賢以任國事出令必由三省則命令專一旦絕姦人矯偽之萌諸將小劬不聞則必致誤事寧開功過相輔之科因極論大江而上我軍單弱乞詔沿江諸郡守臣從宜措畫一面施行以一上下之力是時宿將如李顯忠邵宏淵趙樽姚仲之徒猶有居閒者公

一一條其才用有以貪殘得罪者乞加投拭以收其死
力且言姚仲舊在川陝曾將燕北兩河歸正人號赤心
軍以保川蜀今江上歸正人不無危疑宜令姚仲將之
以聽督府節制每一進說上皆嘉納十一月擢右正言
陞對之日首論擇相之難且言專取親舊排斥異議官
義制之人于有初之地置循默之士于必進之塗樞密
院之權反奪于機速房尚書省之事不關于左右司皆
宰相之私也次論其釁未已科擾騷然羣盜根芽姦宄

不禁宜詔守宰行寬政務實惠安固羣心以靜邦本次
論講和有三可疑且請督師不專于持重諸將不專于
分守悉遣銳卒以順攻逆以主待客各為決戰破敵之
計此聲一出雖未必交鋒敵人聞之知吾有備和亦在
其中矣次論陛下以願治力行之心憤衆事之不理慨
然更革令欲必行人情或有不安終至廢格不若責當
言者使之言擇其當者明坐其人之奏請而舉行之或
有浮議責有所歸若其可行利興害除善聽善用之功

歸于陛下矣是時晁公公武為侍御史一日與公同條具急務利害翌日得旨晁某理財之說最長除戶部侍郎公入奏言臣就晁公武家同草奏疏同銜奏入內殿又同奏陳公武既因此改除揆之義分臣不應獨留言路願繁劇自効上賜御筆曰卿方守諫職且朕親擢不須引嫌辭避繁劇之任當俟異日勿復再有陳請上意隆渥且將進用會論館職免召詔試非是忤執政遂除吏部郎官供職一日力求外補除直秘閣知鄂州尋以

母老丐祠主管台州崇道觀乾道三年除知台州會永嘉闕守執政以海溢之後艱其選擬試郡有績效者五人上曰近嘗令王某守台州未行此良吏也遂除知溫州既至一意摩撫寬猛適中除積歲無名之求罷廚傳不急之費公未嘗更州縣而公庭無留訟屬邑無吏迹雖老于吏事者不逮也水利多廢得內帑錢二十萬盡心力而為之擇縣官之能者總其事召鄉之士有才幹者董其役如朱浹埭瑞安塘路石岡斗門功役浩繁皆

不日而成民蒙其利災傷流移之餘歲事屢豐士民怡
愉遂為樂土邵人畫像于州之普覺寺祠之至今樂清
縣令顏大松邑事整辦豪右不得逞相率誣訴于部使
者公審其無罪辯之事至臺省朝廷為差理官就邵訊
鞠公又執前說使者憤其異己併按公黨蔽贓吏人皆
為公危之獄成令果無事始服公之守正不撓四年改
荆湖南路提舉常平茶鹽公事丁內艱服除提舉福建
路常平茶事公奏陳常平以陳易新之法甚備上令先

行之一路公乘傳至部敷諭聖意約以檢校之期親行按觀弊蠹隨草從行不過數輩所至靜謐遇僚屬之賢者一見即薦之求者弗與也裁節浮費公帑積二萬緡以其半入建寧府庫充常平本錢九年丐歸主管台州崇道觀淳熙改元除荆湖南路轉運判官明年入對上迎問曰卿去國有十年否公對向蒙陛下擢從冗官俾任臺諫分符察州十有二年恨無報効上曰毋往湖外且將用卿公奏天下之士口有至公之論而中有至私

之情願有以絕覬覦塞流競舉無遺賢効無佚罰則人
無所容其私矣遂留為吏部郎官三年遷軍器監嘗因
輪對奏言管子曰人君修官上之道而不言其中人臣
比官中之事而不言其外又曰無代馬走使盡其力無
代鳥飛使弊其羽翼此言深責成效于臣下也願陛下
使羣臣各居其位職任分于臣下之所趨誅賞操于人
主之獨斷日省其事歲攷其成小大協心以張國勢又
奏紹興以來軍器先閱于本監官然後赴部旬終進呈

近用御筆軍器非進呈不得出所自此止是文移往來更不加攷察臣以為職與事合則功罪可稽事職相離則誅賞竝廢欲乞略依故事仍令監丞旬月就本所察其美惡不為虛文丞貳專主親臨監部總其大綱有不精詳無敢逃罪十月差充大金賀生辰使接送伴使舊例宰執具郎曹而上姓名以進獨遣公調護護使客了無間言往回奏對益稱上意四年秋國子監試進士上舍攷官以子弟預上舍試引嫌自列特旨別開院以公

持文柄鑒裁精甚士論稱愜至九月遂除國子司業公
在學校久士子素所欽服人情翕然謹守規繩始終如
一公嘗得暍疾至是復作謁告未滿求致其事遂以五
年二月二十八日終于官舍享年六十有二累官至朝
奉郎娶張氏故知漳州麟之女子男一人中行迪功郎
前明州慈溪縣主簿孫男一人大臨將仕郎女一人公
性孝友尚書治家嚴整子弟小有不謹正色視之公一
兄二弟相繼蚤世公事尚書無闕者居喪盡禮後雖寢

顯輿轎出入不敢就廳所避尚書之舊也迺吏到門一
不改度母文安郡夫人黃氏生公旬浹而歿痛念終身
語輒泣下遇外家特厚繼母河南郡夫人宋氏撫公于
齠齡中以至成人事之尤謹尚書捐館之後率循家法
加詳悉事寡嫂孤姪內外斬斬無一毫之私遇父母諱
日潔齋兼辰哀動左右奉塋域及四時之祭皆可法也
少歷艱苦通練世故慨然有大志不為無用之學究極
事變著明利病動數千言初登第時張魏公方銳意進

取公上書辯論以為無規模而決大計以天幸而希成
功魏公不以為忤曰正欲各出所見後省率如公言既
居言責當國家多事知無不言居憲臺百日諫垣三旬
而前後論奏數十上皆切中事幾有人所難言者以遺
補舊人再入為郎稍遷監長士論為鬱而公處之恬然
出公門入私門貴近未嘗識面且望一見政府不請間
也天資素高而力學至老不少衰黎明誦書數十過而
後盥櫛日常以六經羣書至文選韓柳李杜詩文大率

成誦暇日正坐默誦左氏傳一字不遺尤通貫漢史嘗
辯班固抵牾為西漢決疑三卷補註杜詩三卷編集南
北戰爭事實為南北龜鑑詩文至多少作皆棄不取存
者尚十卷為監門時姚令威寬嘗有所遺忘折簡問公
答三百餘字皆史傳全文姚問所遣介云就筆揮答不
見有所閱也姚大驚服尹晁同居臺中一日有言蓄鵝
于陸者入水輒沈下公曰是必以豆飼之客曰然因引
嵇康養生論豆令人重之語二公歎曰公記問可謂精

博姚與二公皆號該洽自以為不及也自少才氣不凡
方赴銓選時張公綱為禮部侍郎吏持銓榜來張公遽
曰魁非王某乎吏曰唯同列怪問之張公因盛稱公才
學之懿非第一不可其為前輩所期待如此為文務極
本源謂近世學者多苟膚淺其教子弟嘗曰欲為文必
自先秦文章欲為詩必自三百篇以及騷選唐人欲作
字必自鍾王諸公故公之詩文皆高古字畫有水墨積
習之功尤精小楷手抄書盈溢巾衍首尾道整開卷粲

然對賓客宴笑高談雄辯援据詳明率傾其座人晚頗
務簡嘿叩則應明理益深聞者悚歎居家自奉甚約間
以其餘賑宗親之不給者春夏間傾困廩所有下其直
以糶一邑米價賴之以平乙酉大饑為粥以食餓者里
人勸率全活甚衆攷公之平生以世家子淪陷異域脫
身而歸力學自奮兩薦上庠不上第又以上書得罪權
臣閒廢十八年不預世賞年且四十纔得一官暨登一
科不兩年居諫省未幾去國更憂患浮湛久之一旦天

子引以自近且貴矣曾不得一在言語侍從之列齋志而歿士大夫無不痛惜兩學諸生哭之盡哀又相與祖祭于江干者數百人行道嗟呀以為未有也中行既以五月二十八日葬公于縣之雙林屬鑰狀公行事將以求銘于立言之君子鑰不肖公以兄之子妻之又為癸未同年進士公既撫兄子如己出且不以子壻遇我其敢以固陋辭謹撫平日所親見聞于公者具如左謹狀

直秘閣知揚州薛公行狀

公諱居寶字云華世為明之鄞人曾祖弁故不仕祖唐累贈右朝議大夫父朋龜故任右朝奉大夫知衡州累贈通議大夫通議公以儒學起家純明簡靜鄉黨尊敬之公自幼敏悟風骨魁梧通議公期以遠到受致仕恩補將仕郎初任福州長溪縣東尉任滿循從政郎尋以監賞改宣義郎知湖州武康縣始至延父老問疾苦一以仁厚遇之追科不擾而集庭訟益稀民方喜公之政而遭母淑人王氏之憂以歸服闋差主管臨安府城南

右廂公事南廂戶口十四萬最為劇繁公手決訟牒了無滯礙有武弁安儼者其母嘗克掖庭怙勢橫恣公曰此而不懲是箭張禁酒趙放復生于今日也列其姦狀于府府上其事有旨鑄袂免官徙之他郡有府胥持公移造庭下肆言慢侮公以為如此何以助彈壓杖而遣之吏部尚書薛公良朋時帥臨安喜公臨事靜厚而能不畏強禦貳車有關必使攝事事多咨訪焉工部侍郎姜公說為漕副當乾道初間都下大疫漕以上命遣府

僚視民疾苦惟公傾鑒家至議疾賦藥鑒不敢欺所活最多于是帥漕共以公績上聞被旨候任滿日陞擢初四明海多盜戶部侍郎趙公子瀟以龍學出守復制置司以鄉兵分委士夫之里居者公曰是畦下也緩急何可用乃即遠郊勒兵以法教之坐作進退之節是時舳艫雲集而篙師輩無所用心日遨城市公獨率所部與之期而肄習之一日趙公按視公所轄百艘沿汴奮迅餘州為之辟易趙公亟稱之及任都廂曰諫大夫尹公

稽出使東浙措置海道雅知公諳練辟以自隨焉授臨
安府通判未赴任間會曾丞相懷以戶筭領權酤始議
併二十一庫為七思得通敏靜重之士為之屬遂辟公
為主管文字當併省之初羣失職者不樂浮議橫出欲
挽取之公洞究弊源隨事更革不見其迹又能調娛上
下以迄于成課入增倍至今行之公之力為多權發遣
興化軍始至庭盜跼充斥吏或請分曹以治者公不聽
親閱而審詰之往往得其情窮教令之黨嚴妄訴之罰

處決精當訟者悅服郡以辦治興化士子盛多而學宮
隘陋弗稱教養公為之建傑閣以度御書崇齋宇以安
學者廣書籍備器用奕奕一新有浮屠自謂遇金僊得
咒術有疾者飲其水或愈愚民相扇所在城市財施日
積旬月間累百萬公聞之曰執左道以惑衆罪不容死
弗忍究也逐浮屠境外悉以其資歸之學多士題之郡
圃歲入苧麻以為太守圭租公視地狹不足以出此則
曰朘民以自厚非吾志也立罷之就除提舉福建路常

平茶事公以為監司自有體簿書期會固不可慢而非
政之先頗以激揚為己任甌寧尉執盜謀賞會公攝憲
疑其附會摘獄辭之隱以折之獄吏詞屈具得尉曹姦
利之狀移官審究則良民也駁正其事而散遣之朝廷
興修水利公驅馳川谷不憚勤勞所在必集故老與鄉
之秀者致言遺迹一一疏濬吏受成規奉行惟謹循行
諸郡約省騎從不以聲勢臨人或不知為部使者也公
除郡時少保陳公當國自喜為鄉邑得賢二千石且道

主上選擇之意及少保帥閩公方持使節至三山糴價
翔踊公還建寧發常平粟萬斛順流而下少保公難其
神速尋除廣南東路轉運判官力丐奉祠王管建寧府
武夷山沖佑觀秩滿赴都堂審察得旨內引公力言常
平虛數水旱無備請盡洗宿弊與之更始又言閩中部
綱公取夫力之費所至輒起夫騷擾以為常請一切禁
止上嘉獎留為倉部郎官既而陞郎中漕粟都至有折
閱者所司括責逋負之人聯以脩垣百十為羣徒困苦

箬而無所從出藍縷枯瘠無復生意公憫其然為同長
貳奏請令漕司下所屬償納囚繫一空鼓舞而去淮西
漕闕有以公姓名薦者遂除淮南轉運判官兼提刑提
舉即日獨班對便殿臨遣甚寵面諭兩淮事宜委以城
險要浚池隍又將立倉廩以豐塞下之粟且曰勉力辦
職朕不忘卿公感激受命即日引道至治所府庫枵然
公訝其已甚及會出入之凡則嘆曰用之無節安得不
匱吾知所以治之者矣于是汰冗吏罷不急補鑄導源

時取而約用之蠹弊之迹刻礪殆盡漕計始優一意屯田事修築塘圩廣募種藝又以其餘貲修無為軍庠校遂為淮右之冠興利除害纖悉上聞主眷既渥隨即罷行安豐軍光州舊有忠勇軍水寨不隸漕司上以公肅靜有謀併以委公陞辭之日上親語公漕司所造弓弩就令和州築屋貯藏公檢閱其目虧數尚多亟為奏審御筆仍令增造公不以纖毫擾州縣而如期辦集樞府上其勞特轉一官淮東謀帥上因公奏陳邊事深嘉之

即以公知揚州淮地被邊狗鼠之盜雲合鳥散無所踪
跡邊民多苦之公設醴賞置耳目取其尤者明正典刑
窮治囊橐之黨疏其姓名而揭之市羣盜屏迹外戶為
之不閉淳熙庚子旱既太甚公以禱禴勤勞蔬素日久
遂得下痢之疾郡民日到庭問公起居以安否為休戚
閱兩月竟終于郡之正寢十月四日也百姓為之悲慟
士夫亦傷惜之累官至朝請大夫嘗以職事修舉除直
秘閣娶朱氏封宜人男六人長揚祖迪功郎特克淮南

東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次佑祖以國子入太學將受公遺澤次循祖懷祖延祖述祖女四人長適進士汪閔中次適承務郎新監兩浙轉運司明州造船場王克常次許嫁將仕郎劉安正次許嫁通仕郎徐晞夔公稟資寬亮而能濟以嚴遇事明察而不流于刻自奉甚約而未嘗嗇于人性不喜酒居官未嘗夜宴視王事如家事惜官物厯官三十年了無玷缺以緩急叩請者割俸以周之維揚公帑負民錢積數頗多公到郡捐私財先為

償之遇事有可疑而難辨或以非意相干必退而深坐
思有以處俟其心平氣定徐起而應之故未嘗失色于
親舊事亦無不得其平者平生多巨公獎予更為汲引
馴致宦達晚結主知親擢閫寄士夫不惟以公之才業
應有以得此且謂公竒龐沈毅福祿未易量也而年止
五十有八不得盡其才用嗚呼天耶諸孤以九年六月
七日葬公于奉化縣志義鄉雙各嶼之原從新卜也鎬
母于公為中表鎬視公為諸舅行平時相與素厚公之

諸子以公之行事屬鑰編次因紀其大者如右謹狀



攻媿集卷九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攻媿集卷九十二

詳校官右中允_臣薩敏

主事_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_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_臣朱炘

謄錄監生_臣蕭志鴻

欽定四庫全書

攻媿集卷九十一

宋樓鑰撰

行狀

文華閣待制楊公行狀

曾祖端故不仕妣蔣氏魏氏

祖零故不仕妣邵氏

父渙故宣義郎致仕贈中散大夫妣徐氏贈令人

本貫慶元府象山縣政實鄉美政楊公諱王休字子美
年六十六狀

楊氏世居郡城公之曾門始家象山遂為邑人累世以
隱德聞于鄉公生而奇龐邵夫人中年抱孫極愛撫于
髫齡中已有成人氣象莊重寡言樂然後笑相者以為
必貴中散延儒士教之冢苦無書傾貲買經史于冑監
肄業蓬萊山僧庵中窮日夜之力至雪積于階而不自
覺尤好詞賦兼通春秋游郡庠名出諸生之右紹興末

年始名鄉書再薦登乾道二年進士第調左建功郎台州黃巖縣尉首興邑庠公自課督又獎拔其尤俊秀者其後登科相踵皆以為出于公也邑有豪民武斷一方蓄雄狡數十輩分而為三曰大神者為之謀事曰中神者為之行貨曰小神者則無賴善鬪之人也官吏莫敢誰何公具得其奸狀白于郡黥隸他州閭里懽伏稱公為鐵面少府遇略賣生口者痛懲而歸其人請捕監立賞格計實而募于衆禱雨則神龍為之示現捕盜則鯨

海為之肅清蓋筮仕之初器業聞望過人已數等矣尋以賞典改左承務郎知廬州合肥縣邵夫人年過九十方欲奉重親之歡而邵夫人壽終公追慕含飴之愛不欲行中散同徐夫人執喪于家勉公前邁公攜一僕自隨晝至聽事夜寢書室洛誦或至夜分尚書王公希呂為帥歎曰據案決是非此猶可及官舍如僧居二年如一日實有所不能也又愛公筆端箋奏皆屬之帥漕不相能久不覲面僚吏無敢言者而皆敬公各致剡舉公

因得調娛其間二公為之釋然置酒交懽而待公益厚
淮民多為客戶所侵地訟難決公親行阡陌為之平章
訟日息而野日闢至今賴之賦役均平一毫不擾民樂
就役欲及公任內為之歲饑發防邊馬料運米給貸漕
司詰之公疏艱食之狀且已責其秋償矣至期皆不督
而集萬弩手赴師司檢閱多苦傷寒喉閉之疾公擇方
製藥以給之病者多全活具不幸者官又斂之郡多草
廬易致延燔公白于郡請易以瓦帥曰非君孰能辦者

公一力經畫市木傍境教民陶瓦未幾民居一新邊方
為之壯觀淳熙四年磨勘轉承事郎明年任滿賞轉宣
教郎授南康軍簽判郡素號江東道院待制朱公熹時
為守日課諸生講書公亦相與發明事無巨細悉以委
公自行經界以來境內苦于賦重民不聊生流移者衆
公與朱公力請于朝利害甚白雖幸少寬猶惜其不盡
如所陳也廬山東南勝境官宇有吏隱堂正與五老峰
相直娛侍雙親于堂上太守尤敬中散扁一亭曰敬老

公餘則奉安輿遊名刹以盡其歡六年轉奉議郎初有
詔臺諫給舍舉察官王公已在西掖以公及丞相京公
鏜應詔京公遂我勇而公遭內艱以歸矣扶護暑行悲
感道路執喪甚苦九年又丁中散憂勉舉大事家為之
罄邑鄰台州有蓋蒼山高絕人迹罕至公處僧室閱佛
經一藏以資冥福人以為難服除造朝言士風奔競皆
上之人有以來之仍言海舶不可徑造都下貳相王公
淮梁公克家是其言有意留公自以五年憂患之餘力

求鎮江府分司糧料院以歸人尤高之十二年到官職
務至簡而少保吳公琚為總領一見公期以達到幕府
事既為盡力吳公亦開心聽可一司賴公為多明年轉
承議郎吳公召還首薦公才德之美孝宗命中書識之
既滿秩王丞相欲處以司農寺簿公又力請外郡除知
洋州十五年轉朝奉郎光宗時以皇太子參決庶務公
辭于議事堂論淮甸撮課紹興和買最為民害又論四
川綱馬利病光宗喜曰議論人物俱偉當為敷奏施行

是冬赴鎮洋本佳郡近歲有健訟者公剖決精明人不能欺坐以無事治賦期會信必不嚴而辦征商權酷亦皆沛然郡有丹淵二蘇鮮于子駿四賢繪像旦望必率子弟拜之丹淵有園池三十詠公盡復故迹退食多賦詠其下又崇教化課農桑百姓安之纔一閱月俄改知金州兼管內安撫前守一武吏居興元席卷以歸又盡焚其籍公至則楊然且無所稽改為之節用度懲吏姦不能給一二詔置獄前守坐編置沒其家貲公又極力

經理僅能成邦西津兩渡公帑征利病民首罷之創浮
梁于西津以惠行旅人為立祠過者必祝處分西城漢
陰平利三邑綱馬以損均敷之費施竹木柴場之利去
受輸倍征之害州有權茶場其初止隸茶馬總領三司
抱納息錢之外郡計亦藉其助守或乘勢權取至移用
係省以增本錢從官多售既已科擾園戶深治私販配
隸者相屬守亦或以自累公極白茶司欲賣引以便民
暮年始有更引之命公力贊之俾官僚及諭鄉之大夫

士各陳其事酌取衆說罷茶場而鬻引一方無不快之
帥守尚書宇文公价憲使朱公致知相與歎曰安康之
政前所未有也條其政績交薦以聞光宗登極轉朝散
郎郡之士風素陋鄉舉者二人其一又流寓也公為大
興學宮學者寢盛鼎新祭器春秋釋奠如禮有雅歌投
壺之風焉十六年為四川類試攷官境內一水遠通襄
鄂行商不絕有鬼愁灘摧舟絕險公出錢募人平理之
石堅不可破公臨視之得古鐵于沙中甚夥鑄為鉞鑿

嚴醢熾炭以攻之石為之解以砲竿移去遂為安流郡
宿重兵多以權利啟爭公視如一家愛軍士如愛吾民
都統田公世卿固已交歡殿帥郭公棣奉祠里居相與
從容無間嘗獵近郊步騎俱從三公戎服竝馳公又素
善射以一矢斃雙兔二老將敬服之間語同僚曰中興
之初余為均房鎮撫使敵騎犯塞大將以金舊隸京師
置不問止保洋州饒風關遂致此郡失守又乘勝擊破
饒風直擣漢中賴王師力禦之遂由斜谷而遁今郡為

西蜀喉襟上津縣即商於之舊邑自商之豐陽西至洋
之重陽關橫亘一千三百里關隘六十四邊面闊遠而
權輕財匱何以備倉猝乎聽者竦然公曰向以大將為
守與三邊軍府角立廚傳動有重費交賄通及四鄰惟
當痛絕舊習雖賈憎不暇恤也歲餘以所積置防邊器
具增保勝民兵衣甲親給支犒無侵漁之患時比箭賞
革游惰之習休日則較禁卒事藝號令精明賞罰有差
將官有夜飲于城外者私留門鑰以俟公曰吾與敵畫

地而守其可弛乎懲闇者而軍中亦治其騎將內外始肅舊有撫養庫例與公使用等公曰此正以防邊也自軍用外不支一錢去之日為緡錢十餘萬紹熙元年轉朝請郎二年除利州路轉運判官自郡赴臺幾千里道遇訟牒隨即受理御史甚嚴秋毫無擾攷察吏治置籍大書明別淑慝二條區別賢否列城為之震悚利路屬郡多在關外漕計入不支出適當浡饑西師除掌武門下增俸不貲重以歸正之蠹方左枝右梧之不給而暑

雨為災上煩宵旰又躬撫勞賑濟之役金州大火幾無
孑遺守卒僅以舟免公兼倉使即發米以救之漕司力
不足寢食為廢貳卿楊公輔方護餉四川與公同年氣
義相許公力請于楊公曰安康一藝甚矣軍中有事力
多使令猶可興起公私亦立何以為州若請僧牒于朝
萬里難應頃罷本州安撫司有備邊庫錢二萬萬椿留
使所前守拘沒贓錢有旨輸內帑二者皆本出于金州
之民若以此建官府措居民于經費無所損而可以新

此邦矣。楊公慨然從之。公既無憲使聞關外六七月方食麥盜賊橫行吏惰訟淹德意壅不宣冒暑慮囚歷階成文鳳四郡調貧剖訟所至有恩行褻斜谷出武休關道不通車間用籃輿徒步以度險于中暍以文州地荒民稀而力役最重為奏罷其不急者數條西帥吳公挺久鎮貴重待賓客尤厚公既深入邊關吏曰當道武興公曰此行正欲到輶傳不到之地遂由文南以歸吳公猶以例卷至司公力辭帥服其廉蜀人翕然稱之有利

州兵官告訐太守陰平知縣以縣庠為酒肆公以為犯
名分敗風教莫甚于此俱劾罷之嘉陵江暴漲漂壞棧
道郵傳隔絕公大為經理以其費上聞總司助其役由
益昌至大安軍修創棧閣二千餘間視舊加闢今成夷
塗明設條約補役兵之闕畫疆分掌椽柱緇茨乘暇採
取風雨侵蝕以時繕治期以勿壞自祥符皇祐元豐三
為此役元豐嘗紀用數今役不翅數倍而不以取于民
有修橋閣記甚詳蜀中皆歌詠之三年移成都路提刑

兼常平事得旨護試外省公自向為攷官固已具知蜀人多為度語于程文中有容私而幸中者謂之牢籠公身率官僚力革舊弊寒俊獲伸無不感服又詳究試闈曲折參以南省規式闢防備盡既施行之又編為成式申制司以為後舉照川綿州歲市黃雀數十百萬一切禁絕之藥局歲久劑料陳腐焚而易之巨室責租至使耕夫自戕公治其甚者綿漢告饑親至二郡主行荒政故饑而不害西蜀藉江水入堰灌溉舊率取竹木于民

春猶未集水已大至積薪救急簡陋重擾徒有倍費公
豫于冬初收買歲始修築又眉州蟆頭山下一堰歲苦
衝決命伐石為之濬廣溝畎謹視瀦泄又捐俸為漢嘉
西門石梁郡人名楊公橋皆為永久之利臺有平允齋
聚獄案于中夜則閱之有疑則親筆究問緘以紫囊亦
令所問官親筆批執吏不得預之故多得其平三年轉
朝奉大夫四年冬除本路漕黎州蠻獠青羌攪邊州所
遣兵為羌所圍公適攝帥以策禦之遂遁嘗聞道旁兒

啼聲得嬰兒于枯木中因籍城內外得遺棄者百餘人
悉加撫養俱遂生全剖決兩司詞訟迎刃而解酒禁素
嚴有捕郭二十五私醞至庭下公詢之郭乃一邑令公
察其非滌器之徒治告捕者而慰遣之郭少城大族擁
笏致謝三十餘人府庠養士至千人每月必再入攷閱
程課旌其能文者庖饌豐贍士愈悅造吳蜀會子紙每
界至六千萬漕計始十七萬緡偶會多事費倍平時或
慮乏興而公處之裕如遂積緡錢至四十餘萬兩在漕

臺典外銓偉門尤衆一以公心行之量能授職多得實
才人服鑒裁之明慶元元年覃恩轉朝散大夫尋又以
年勞轉朝請大夫召赴行在七月除戶部郎官湖廣總
領仍令奏事對便朝奏罷邊民守關及非法役民者以
軍兵為之此安邊恤民之急務又奏禁盜賊之法彊盜
已有六項指揮欲于殺人屍不經驗而無證佐依大辟
疑慮奏裁指揮下添入彊盜殺人者非六字使盜賊有
所憚且明示無惠姦之意又論錢弊甚悉謂貨泉取其

流通今自裂而三之東南則用行在會子兩淮則用鐵錢會子湖北會子則又異于二者是使商旅不通嗟怨相聞不若罷兩淮湖北會子其在民間用行在官會收之俟收兩處會子盡絕則官會通行實為利便總司金穀浩穰公首去八弊而總計為之日充詳閱軍用而覈虧數之實親臨出入而究楮券之姦分錢交子為三而不容互用判軍糧椿積為二而不許移易拒河支廊支之請而米綱無陳腐之憂繩兌支截支之擾而茶引有

通行之便以至廣儲蓄之地兩郡為屋百楹舊以蘆荻
藉米一易以板後遣使盤量惟湖廣之數豐盈人益歎
慮事之周也循行邊屯會襄陽火災之餘亟議撥錢五
千緡瓦礫之場盡興棟宇公又親撫存之軍中升差赴
司按試公勉以忠節親校武藝仍書公移置几上中選
者即書其姓名手以授之進退既公軍士感悅三年春
就除司農少卿九月令赴行在供職十一月除太府少
卿十二月三日除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六日始

入國門先次供職明年奏事陳備邊之策謂金方與韃
靼相攻未知勝負然皆足以為吾患不可不慮也又列
擇將審勢修戎器招勇敢士四事因薦統制而下內可
為環列外可為將帥十人御筆籍記時中書積獄案甚
多月日或有措改之迹四月轉對即奏曰奏案動關人
命中書豈能悉察吏得以為姦利以小節迂回而俟赦
降或改移月日後先謂該恩宥乞以大理寺及四方案
盡申御史臺置籍月委察官一員稽攷勾銷已結絕者

而催督其餘或有淹延太久日月差殊則奏劾之庶無
冤滯之民又論省部吏引任總麻親之弊國家以天下
之務隸于六曹而總于三省故為吏者賞優而廩厚又
為保引之法許錄其子孫若異姓而今日厖雜殊甚習
學守闕不知幾人氣習趨向非復舊風輕儆苟求詭秘
百出反甚于州縣之吏乞加澄汰止許保引子孫者許
引同宗大功親一名其異姓之人一切停罷庶少清吏
選聞者皆韙之六月假顯謨閣學士兼侍讀為金國賀

生辰使過泗州北書表初參索使副出笏公令掌儀以禮折之曰都管而下便服來參乃欲使者以盛服相見豈無差等耶竟受參如儀至真定謝酒果金之中使忽謂使副不當用皂背白領蓋北方朝儀皆用紫也公曰本朝止用此服且泗州東京既用之儀正如此使以左衽至本朝豈為不恭即麾三節人退班終不能奪歸而奏曰臣將命殊鄰因得觀民情之向背敵勢之盛衰與夫士馬之虛實財貨之盈虧皆已可知此固已見天道

好還今古不異然在我不可一日而不備又奏和糴所以惠民而備兵今平糴良法寔壞牙僧胥徒操其權而官受其敝乞置場收糴聽民商從便免致科敷可以絕姦利而價自平矣四年以勞遷轉朝議大夫又以年勞轉中奉大夫十一月遷太府卿轉對論奉使三節人從近歲託請貨取僥賞而已安有能覘人之國者欲乞除上節親隨等選辟如舊餘悉取于三衙及江上諸軍上自統領下至隊兵輪轉差撥已行者不許再差歲兩遣

使約不下百餘人彼城壁之堅瑕地理之要害必有能
覘之者因使士卒經行洪河太山激昂壯志轉相傳聞
一旦用之必有助焉又論郡縣拘到銅器或憚于解發
而收貯不嚴竊取求售所在有之乞令盡發赴錢監仍
申嚴禁戢五年差省試參詳官五月除秘書監公性嗜
學久從吏道未嘗廢書自謂平日欲見祕府書而不可
得遂終日坐省沈觀未見之書尤不喜趨競同省贈以
詩有九衢達宦方馳轂羣玉詩仙獨下帷之句有以為

後時者公笑不答九月兼實錄院檢討官十一月除禮部侍郎兼修玉牒官六年進故事論監司廣朝廷之耳目攷州縣之否臧以惠安斯民者也若罷軟不擇癯羸兼容徇苟且而略風節尚資厯而混賢否亦何取于外臺之寄哉因厯陳高宗孝宗聖訓願深詔大臣除授之際雖不可廢資厯一當先擇風力强濟材具精敏之人使充此選則一路可以蒙福矣光宗玉牒書成公讀于殿上以賞轉中大夫四月兼工部侍郎夏早上封事請

下罪已之詔修應天之實布之天下使內外之臣圖弭
天變五月有詔罪已仍詔侍從而下疏陳闕失又奏備
論二稅徵榷之擾和糴先備之計尤詳時慈懿皇后上
仙兩部事繁公嘗病暍往來冒暑感暴下之疾力請外
祠三請除文華閣侍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以歸歸
而病寢草啟手足之際色莊不亂命具紙筆曰吾將逝
矣書一頌甫畢遂終于正寢寔九月壬申也病中乞致
其事轉大中大夫遺奏聞贈四官澤其後二人娶同邑

史氏子二人燁將仕郎燧先半年卒女四人長適吳興鄉貢進士周儼次適承事郎新知常州宜興縣丞洪備丞相之孫也二女皆先卒次適文林郎新紹興府嵯縣丞俞杭次許嫁未行後公一年卒孫男一人基登仕郎以嘉泰二年九月庚午葬公于鄞縣通遠鄉金谷里四明龍井山之原將葬燁請狀公之行鏞少與公同薦公自海上後至遇于途我冠粹溫即語同行者曰風度如許一第何足言且當以賢貴有聞于時遂定交焉今四

十年矣中間離合不一公之賢譽日起人猶曰長者耳其使蜀也聞公不畏強禦幾危其舟嘗按郡守有為之地者反欲相傾人為公懼公抗辯于朝不少屈中執法為直之而後定于是益壯公之為而加敬焉京丞相嘗謂鑰曰祖宗不以蜀人帥成都又多以東南士夫參錯于諸路麾節間有深旨哉某帥蜀時固知蜀多名士求其曉暢吏事所至治辦而不踈者無如楊嗣勲東南士夫入蜀者亦多可稱求其最賢而有才者無如楊子美

故某與之尤厚紹熙初詔內外從官薦可為卿監者首
薦之公欲歸而未得會京公趨召公命燁浮家依京公
東歸獨處于蜀者又三年蓋其清修約已一意公家如
此前朝用人往往歷偏遠而後歸主大計以至柄用公
之宏才遠業所莅不苟揚歷最衆見其歸而持橐意必
由此而升姑未問經濟事使其婆婆從班吐胸中之奇
以見于論思之間亦何止此厄而不得騁豈非命耶逮
其賦歸已先卜城居棟宇閎敞猶望為老朋友以相依

然公歸而病病遂不可為一見亦不及也哀哉公厚重
周密與人不為翕然熟久而敬之士無賢不肖入朝見
嫉自古志之矣惟公之來而朝無間言猶謂其晚去而
共惜之是必有過人者素少病聞歸班時氣貌尤充悅
人咸以為富貴未艾也歸自北方始覺稍衰而又連年
有兒女之戚人所難堪使堂堂雅望奄至九京此尤識
者之所共嘆也著述甚多宦游名山隨處題咏散落之
餘入川時有遊岷漫筆一編又有東齋集五卷諸史闕

疑三卷藏于家篤于孝友中散每憚航海之險屢謀入
郡而不果公既貴遂問舍于湖上將赴洋州故廬先業
盡以與二弟漕成都時以捧表恩任弟之子爌又攜以
出疆循從事郎今為台州支鹽倉遺令燁曰吾家素寒
微羣從多困其有以助之燁泣曰敢不承此志公在蜀
中樂賢之衆多所薦引如今吏部尚書費公士寅前兵
部侍郎趙公介俱嘗與公同朝此其最表表者也其他
大有建立是時燁已奉母而歸不能盡記公又以為王

事所當為不惟不夸于人亦鮮以歸語其家恐尚有遺事未能備也謹摭其可記者為之狀將以求銘焉謹狀

直秘閣廣東提刑徐公行狀

曾祖義贈中奉大夫妣胡氏贈令人

祖佐贈宣奉大夫妣許氏贈碩人鞠氏贈碩人

考立之故任朝議大夫贈特進妣李氏贈安定郡夫人

本貫登州黃縣

公諱子寅字協恭世居文登特進以紹聖初元登進士

甲科南渡先寓會稽建炎四年令人梁氏生公徙居四
明今遂為慶元人特進家無儋石儲而篤意教子公生
而敏悟尤所鍾愛先意承志務進于學授詩于鄭先生
剛中累冠鄉校紹興十年以明堂大禮恩補將仕郎十
八年春銓中選授右迪功郎監渾州南嶽廟時法官多
山東人與特進厚善勉公習法明年公方弱冠一試中
其科二十一年丁特進憂遺訓有云吾以孤寒自奮為
正郎者三十年中遭兵燬僅能立家汝曹異時莅官內

勿欺心外勿虐民公泣血書紳終身誦之服除授建州
司法參軍任滿闕陞右從政郎授潼川府路轉運司主
管帳司未赴以法科改福建路提刑司檢法官審復囚
牘累百凡駁正死罪七十九人吏部以聞減磨勘一年
公曰法所當輕非敢縱囚以求賞也竟存而不用隆興
元年以舉主改宣教郎授兩浙西路提刑司檢法官改
除大理評事乾道元年以鞫制獄除丞其詞曰志業有
立操修可觀潛心于孔子孟軻之言兼遽于柱後惠文

之事是于聖人之意其知之矣三年差充刪修續降指
揮所刪類官四年輪對力以清刑為請上固已識之丐
外補除知無為軍十一月陞辭奏兩淮議營田屯田久
矣地有餘而人不足每以為病比年歸正之人甚衆分
處州郡仰給大農徒有重費猶患不給臣嘗因勸勘歸
正人公事嘗以詰問之皆以為飢寒所迫不得已而為
此若得官備耕具使治淮上荒田以餬其口何苦犯法
哉臣矜其言竊嘗詢究淮上治田之具蓋每招一家必

首給錢百二十緡以其二買牛一為室廬耒耜之資是
知淮上不惟人稀牛亦艱得計道途之費固應倍于內
地又緣經歷商稅費亦寔重臣恭覲仁宗皇帝國史凡
鬻牛者免算稅紹興敕令云若以牛販賣其過稅勿收
即遇災傷放稅及五分過往稅亦免欲望遵仁廟之法
申甲令之文並免販牛過稅至兩淮者住稅亦免耕牛
輻湊則曠土日闢矣臣恭聞陞下方發內帑委守臣備
耕具招歸正人營田若更免牛稅則必欣然從事于畝

畝農隙閒以武事邊備之至計也上大悅且曰牛稅可
免卿能保歸正人樂于耕乎對曰臣豈敢為嘗試之說
蓋詰以汝輩未歸此時在北方亦耕夫耳咸曰然臣使
手書款狀皆其真情因袖出舊辭以進上尤擊賞玉音
甚寵曰朕圖此久矣未有利害較然如卿所陳者卿于
訊囚之際乃能體國遠慮及此耶卿未可試郡朕將用
卿既退御批陳獻可採先次差往淮南楚州相視措置
條具聞奏公在朝行恂恂似不能言一旦對奏卓然動

上聽感激自奮始盡力于淮甸而眷寵日深矣公躬履
阡陌募樂耕之人與之通情詳議不以使者自居上嘗
念公之勞又未見圖上事宜因中使至盱眙戒以訪徐
某所在宣諭催促公性簡易方在田間議事語既久出
盃酒與之分酌中使適至傳宣既畢匿笑而去以其太
簡也歸即奏之上曰孰肯將使旨而為朕究心如此者
明年正月歸奏上首褒諭此事公遂奏條目甚悉大略
謂楚之淮陰乃沿淮極邊之地監城沿海雖有間田未

有以處歸正人且于寶應山陽得空閒水陸田五百餘
頃勸諭到歸正傳昌等四百餘名欲人給一頃五家為
甲一為之長隨處置莊仍給備耕牛農具屋宇等錢家
與草屋二兩牛并屋一種糧萬錢並俟入莊日給付初
年開荒免納本錢次均五年還還足給其田為已業候
滿十年起納稅賦其勸諭等人獎勸有差詔可其奏准
東帥奏乞措置監城喻口兩地守禦上曰非徐某不可
就俾措置公奏喻口當射陽湖入海之要監城築壘不

堅又無屯兵乞下楚州措置守禦從之是月除大理正
不候授告先次供職復往淮東御筆賜知揚州莫濛覽
徐某所陳歸正人給田利便甚有條理已令施行卿宜
協力使一一就緒五月詔對奏諸莊水利有二古溝可
洩水田夏潦循其舊而浚之因而賑給歸正原耕之人
實為兩利又奏荒田及守令拊摩等事亦得旨行下並
依所乞施行七月詔以莫濛措置淮東山水寨及民兵
總首并莊寨使效已及半年未曾審實委公按視激犒

仍支舟師器甲等尋兼權尚書駕部郎官又奏仍舊置
萬弩營六年正月有旨徐某措置官田招集人民委有
勞效除駕部告詞有云司輿郎吏高選非曾把麾持節
不以授今特命汝上曰徐某清貧不受餽遺繼命中使
賚白金五百兩四月差知高郵軍公奏措置官田節次
勸諭到歸正人及種田使效計一千四百餘人共置五
十莊屋宇牛具畢備緣諸莊散在揚楚高郵盱眙四郡
今差知高郵切慮諸莊疑惑欲專委才吏措置兩淮官

田得旨徑委公兼領許令每年一往諸莊激犒俄改知
泰州又一月召奏事因陳鹽場利害及捍海堰事甚悉
遂兼權淮東提舉御札令俞召虎與徐某同措置營田
卻令徐某同措置鹽場各宜協濟以副朕使令之意十
一月以職事修舉除直秘閣七年賜緋衣銀魚四月奏
事選德殿復條具鹽事遂除提舉淮東茶鹽常平措置
官田如故楚州申淮人陸梁恐開敵隙上令相度隨即
奏聞上喜御批卿無所避憚挺身任責足見恪勤乃職

朕甚嘉之當官處事正宜如此然淮民既已肅靜卻當撫之以恩不可專用刑威也恐卿等或未之思故茲獎諭復示朕懷宜加體悉十二月以鹽課增羨特轉一官丞相虞公允文貽書謂一司治辦前所未有欽歎不已是年以和糴最多而先辦仍自行津運委見盡心國事又轉一官八年坐不覺察所部私渡降一官後乃得實改正屢請外祠以鹽司積壓鹽本降二秩卒以總領所申額鹽虧失罷九年七月主管台州崇道觀淳熙元年

正月召赴闕奏對稱旨除工部郎中仍舊措置官莊樞密院得旨列具淮東官莊已成之數總五部七縣及楚州忠勇使效為五十四莊屋二千四百四十九間耕者一千二百有奇牛六百二十有五稼器六百二十五副老穉五千四百二十有七耕田九百一十四頃上見實效尤以為喜公蒙上異恩感激盡力嘗歎曰古者專以屯田為養兵開邊之計國無重費而可成功今講和方堅無所展究將有見忘者矣已而果然淳熙二年官莊

結局除將作監點校官莊三年四月除大理少卿六月
罷十月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四年春除淮南運
判不赴九月再命仍專一措置督修城壘五年兼權揚
州于是瓜州城成六年五月除知揚州八月除運副時
暫差知楚州九月修築高郵興化寶應縣石閘斗門函
洞隄岸可以固護民田約三千七百餘頃特授中奉大
夫封黃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未幾罷歸兩任提舉武
夷山沖佑觀十三年轉中大夫十四年除知隨州十六

年賜紫章服冬始赴郡紹熙二年任滿尚書張公杓為
帥薦于朝三年除知台州公至郡詢訪利病之實思欲
不闕郡計而又裕民量入為出優有餘地擁酤征稅大
率從寬闔郡熙然塗歌巷詠率有太平官府昔所未見
之語明年版曹比較上供以台為優人謂既以利予民
非天雨鬼輸何以致此益以為不可及或問公則曰求
弊當求其源台有二弊偶皆得之一曰秋苗為鈔二曰
軍士虛籍有姦胥增改鈔額照以倉籍偽增至八千餘

石至以十為百以百為十上下蒙蔽久矣公既發之而使輸苗者每鈔不過一石弊無所容至增萬斛虛籍尤為重耗因立賞罰使之自陳置籍凡案上親為銷注月餘十去二三歲減數千斛財賦條盡較計精詳節不急之費罷饋賂之私杜剌軍之請是以能不擾而辦屬縣寧川邑庠久廢公為買田五百畝以振之剖決滯訟情法俱當人既悅服一毫使民則為之蠲積逋至十餘萬謠頌騰播遠邇察吏亦皆感歎倅貳賢者還朝語人曰

郡太守職在便民政有不平則吾當正救之今徐使君專意撫摩如恐傷之吾無所用其力惟贊之而已憲使陳公杞行郡父老擁車請留太守者累數千牒陳公歎曰得民如許諸郡未見其比當以聞于上五年四月除廣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郡人尤惜公不滿秩而去立祠塑像以歌謠刻之石攀轅臥轍喧動千里幾不容去公歸此亦倦遊矣力丐祠而促行之旨益嚴既抵所部詳刑決獄務在寬平恩威兼行列郡皆聳慶元元年春

夏之交欲徧歷諸郡或謂瘴煙季春為甚姑緩之公謂
職在澄按不能自已至五羊疾作而還第四子隨侍自
公得疾于道驚憂精禱願以身代公既還而此子先以
疾卒公眾不堪遂相繼而逝寔五月八日相去纔五日
爾痛哉享年六十有六娶汪氏累贈令人再娶陸氏封
令人七子長晞臯通直郎先三年卒次晞益承直郎知
台州寧海縣丞次晞稷嚴州觀察支使次晞夔儒林郎
新鄂州觀察支使即死于曲江者次晞垂將授公遺澤

次晞契晞夷習進士女五人長適朝奉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唐淮次適進士王然次適從事郎監溫州在城商稅關琴次適承奉郎監台州在城商稅汪立中次適史宣之寔太師之孫將以遺恩補官孫男十一人師顏師孟師周師偃師雍師錫師點師召師伋師夏孫女四人未行諸孤將以二年九月丁酉葬公于鄞縣翔鳳鄉隱學之原從新卜且公志也公天性夷曠與人以誠實素嫻吏道晚益更練故台州之政尤為人所稱孝宗知獎

實千載之遇往來淮南數年詳究精密論事上前如辨
白黑動輒寤朝奏暮行間有飛奏亦皆響答故凡事皆
見功緒人但見其寵渥使藩成大家亦其才業勤勞有
以取之公為漕時有揚州教官倚勢援迫諸司求攝傍
郡守皆俯從之來求于公公曰此非所以相愛悔吝必
在旦夕邊郡章奏動徹上前萬一以為問何辭以對力
卻之其人遂陰擠公坐此罷公不以為恨後數年其人
以賄失官舉者皆坐公蓋嘗諫之彼自不用故獨免于

罰仁者之報也一閒十餘年築屋湖上日以觴奕杖履自適尤善居鄉未嘗忤物宅欲成而東南尋丈之地或執不售公曰我亦何用此左廡止為前榮而缺其後久之求售終以善價酬之晚雖豐餘而自奉如小官時兄子數人撫之有恩意調給惟均無有間言公在淮南鄉人有被盜疑公之僕為囊橐追捕治掠甚苦公聞亦不為動已而得釋伺公歸而訴之公曰我以家事付汝累歲侵漁已多迨假手以治汝尚何訴其無競類此聞者

服之麾符所至前後薦士百二十餘人其間有在從班者而公出入三朝受孝宗之知尤深官止列卿豈非命耶鑰汪出早歲及與公同舍姨母既歸公情親寢厚丞相留公當國最重然諾鑰一日見之坐中有語及公者留公曰此人有才鑰因問曰相公何以知之曰朝廷每下邊郡措置禁銅錢過界惟隨州一奏甚明而可行因曰其人純茂向來口語非其實也其後丹丘廣東之除皆出其手鑰不惟服公之知人而又喜公之為留公所

知也諸孤請狀公行并以所聞書之俾求銘焉謹狀

攻媿集卷九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攻媿集卷九十二

宋 樓鑰 撰

行狀

觀文殿學士錢公行狀

代汪尚書

曾祖暄故任中大夫寶文閣待制累贈太師鎮國公妣
陳氏贈國夫人

祖景臻故任少師安武軍節度使累贈太師康國公尚

仁宗皇帝女秦曹國賢穆明懿大長公主

父忱故任少師潼川軍節度使累贈太師雍國公妣唐氏雍國夫人

本貫開封府錢公諱端禮字處和年六十九狀

吳越忠懿王六世孫也高祖惟演以文章受知章聖掌
內外制十有餘年擢樞密使以襄鉞鎮盟津移洛陽歐
陽文忠公修尹公洙謝公絳皆在幕下一時士靡不歆
艷謚文僖鎮公在慶厯治平間號良二千石神宗朝王

莊定公存領三司鎮公為副使奕世光顯至康公而愈
大公雍公第三子以賢穆之孫政和初授宣義郎七年
賜緋宣和三年賜金紫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靖康元
年監登聞鼓院未幾隨侍重親避地湖廣累奉祠祿紹
興三年添差通判台州歲饑方議賑給飢民千餘人集
譙門下守欲設兵衛公曰是促之為亂也亟開倉俾以
次受粟無敢譁者識其間有猾吏數輩白太守尸諸市
一境安堵公時方年二十餘由是聲名籍甚四年通判

嚴州又改湖州皆不赴主管華州雲臺觀七年通判明
州太守尚書莫公將知公明敏郡政多決于公除直秘
閣後政以苛敏自任僚吏重足而立公獨以理折之不
為屈又加敬焉十五年除提舉淮東茶鹽引對改除兩
浙轉運判官時方繕治行闕增葺宮城公與臨安守分
任其役率先告辦除直徽猷閣進寶文閣漕司有積鏹
近萬萬或勸公獻之公曰此朝廷外府也何以獻為時
宰不樂遂罷歸十七年除淮東轉運副使時金使方通

官吏希賞趣辦過豐一切取給于民怨嗟相聞公日力
言于朝人皆危之公曰目覩公私之害忍不言乎秦丞
相亦察其誠遂為減入至今賴之漕計率耗于無名之
費歲用多請于上公草去宿弊帑廩有餘遂乞罷大農
歲給又儲三年之貲為備用庫明年進直龍圖閣知婺
州公入境聞歲方苦旱即齋素默禱首祈于星祠香火
未收雨已大注邦人歡呼已而霖霖不已公度必有水
患亟募客舟百餘艘人或以為蚤計一夕水暴至城不

沒者纔數版浮梁既漂去溪南市人求救者號呼震動
公坐城上厚賞舟人競載以濟幾數千人公分處僧舍
計口給食悉遂全活去之日遮道挽留生立祠至今奉
祠三年丁雍國憂服除知衢州過婺闔境送迎近世所
無也三衢大火公以民居侵據通途不因是時一正之
害未艾也乃訪古溝遺跡盡復其舊自是無火災民方
大以為便嘗治一豪氏之無良者偶與漕有連以屬公
公必欲竟其獄漕陰中公而罷人皆寃之二十八年除

知撫州抵玉山以病乞歸是冬召赴行在次年陞對除
太府少卿七月除秘閣修撰兩浙轉運副使公嘗領浙
漕事至是十四年再至人以為淹回而公曾不介意振
舉職事視昔有加居無何顯仁皇太后上仙太上皇帝
欲得典禮嚴備御筆委公專領辦護公晨夕不少懈訖
事進右文殿修撰三十年正月除知臨安府府以應辦
積欠民戶緡錢幾數萬公曰天府為郡邑首即售物不
償其直何以示天下盡還之明年七月除權戶部侍郎

先是御史中丞汪公澈論版曹闕官當遴選太上問誰可者對曰錢端禮可故有是命八月兼樞密都承旨九月兼權知臨安府公嘗建明用楮為弊至是專委公經畫分為六格出納皆有法幾月已易見鏹數百萬三十一年八月丁雍公憂次年今上即位公取故諫議大夫忠肅陳公瓘所撰芻說中二十事事為之說號曰正論進之時邊境方擾公言戰守為尤詳其畧曰當今國家利害莫大于夷狄侵侮然圖大之計不若從是而務實

張虛聲蹈實隱非國之福也去年諸軍所可恃者獨一
劉錡而首不能支託疾退師其餘或避舍宵遁或全軍
陷沒或逗撓不進間取小捷以欺君上公肆大言然無
成效幸而敵人自相殘滅不然可為寒心今金主新立
陛下嗣服之初所當講聘睦鄰修明政事訓勵士卒增
理邊要外與之和而不忘內修中原之民將見襁負而
歸王化矣上每為稱善賜親札曰卿世積忠孝姻聯戚
畹雖居憂于外乃心罔不在國家載閱奏篇備詳忠讜

嗣有聞見無憚剡牘公又奏曰陛下訓練甲兵申命將帥人人賈勇無如今日兵法曰倍兵不戰蓋衆寡强弱既已不同縱有驍勇之兵忠義之將適足以餌虎口耳今彼勢雖屈而事力尚强未可與之較勝負今日將帥非無忠勇之士恐為匹夫之勇乘危僥倖貪小利而忘大計使得一城一邑而旋得旋失既不能保持其民人又不能堅守其要害更相屠戮以激强敵不惟終無所益久致寇兵願陛下審思利害而熟計之明詔諸將無

妄出兵以蹈後患夫戎狄俗尚殺戮然兩世俱遭篡弑
矣報應之理各以類至是殺人豈有利哉藝祖不血刃
而得天下盡除五代專殺之弊故四海之內歸仁焉陛
下若取法祖宗以仁政為先自可以鞭撻夷狄不在于
戰勝而後定也令彼殺我亦殺彼鬪我亦鬪諸將疲于
奔命民困財竭而兵革不息意外之虞又有不可勝言
者太上講好息民二十餘年今一旦欲以虛名招實禍
獻言之士徒以口打賊若將帥妄希功賞誤國遠圖後

雖孥戮之亦無及矣臣竊謂當修睦鄰好以懷柔為務則安靖休息不妨固守邊障遵養時晦上以奉兩宮之歡下以安百姓之生仁及草木則中原不難圖也隆興元年冬外除召對內殿自符離失利之後南北相持和戰未決公奏曰竊觀注措施為可謂勤且勞矣且夫大功必立而未聞其效者豈非議論偏勝機事失宜未得其當耶中原之當復人皆知為不可緩恐須時至則可為耳今士多持以為進身之資揣摩上意所以施為之

事未嘗有成徒捐貨財虛費民力有用兵之名無用兵之實是欲增重兵威而反弱國勢豈不為鄰人所侮哉至于招納叛亡交結鄰援此皆賈怨生事無益于國者又以江東守備未具及所用將帥未盡得人又奏臣聞金人數有文移取索俘擄人衆是釁已開為興師張本敵人犯邊淮東必自清河淮西必自渦口兩處當豫選梟將委之拒捍維揚六合和州當為聲援須擇有謀略三大將臨之高郵僻在一隅三面阻水止可以處游兵

水寨之屬或可為間探不可專恃陸贄謂兵當居重以御輕蓋謂以輕兵居前重兵居後為臂指之用淮上既固則大兵當屯于沿江如采石宣化鎮江江池皆當嚴備又須選名將數人如前日有因事而罷者願加收卹諭以恩意稍復官爵責之後效孰不願盡死力仍須以威望素著懷忠善謀者使各護一路敵知備禦有方未必便敢輕犯若處之失宜反為所易故上兵伐謀不待戰而定勝負也是日除戶部侍郎兼樞密都承旨二年

寓吏部侍郎上面諭前日劄子議論甚好朝臣皆不及
時韓公仲通為尚書同對論及經費因奏所入有限兵
食日增正恐此去或更有調發不易應辦公奏曰臣頃
在戶部已見支用不足嘗總一歲出入之數比較五年
增損多寡為會計錄上之後自度牒既行僅得八十萬
通約有四百餘萬內庫取撥又不在比數而辛巳調兵
為之一空今日匱乏實由于此今宿兵之久未見休息
之期臣等所以夙夜惴恐未知救弊之道上云直煩悞

復中原了財賦須充足仲通奏曰恢復恐未可必且願
陛下經度目前所用公奏仲通之言甚是望陛下聽納
上亦稱善時左相湯公思退右相張公浚招戶部長貳
同到都堂右相問兩淮興兵用度錢糧公云未知合用
多少右相云軍中大費且備千萬韓公欲退而議公云
此事體大須與兩丞相執政面議若非于經費內分撥
必須飛泛措置經費既不自足飛泛必取于民民力困
敝若無名橫斂不惟不堪必致人言韓公云民間科斂

甚難不知以何名取之惟有鹽鈔一事容試議之公曰
鹽事差可為然添起鈔面則民食貴鹽未必及千萬之
數改法亦重事若一切行之恐致中輟須先有定論然
後有司可以奉行後再論鹽事右相云不若賣度牒數
萬道尋有旨且給一萬道然竟不施行時左相乞出公
因對又奏今廷臣羣居竊議但以和戰守三事為進身
之資未嘗權國之利害分朋植黨牢不可破以惑上聽
萬一事變奈何三說不必執一但度事力淺深知彼已

當何如耳上極然之問今日當何如公即奏三代以至秦漢夷狄多得志于中國所謂王者不治夷狄非不治也以不治治之也因歷陳秦皇漢武用兵之禍高帝和親宣帝不用兵之利澶淵之盟為中國之福燕山之役致靖康之變又言太上講解以致又安陛下欲成恢復之志此聖主之用心也然兵者凶器帝王之道以仁為本太祖灼見故以不殺為武應天順人指顧而定中原破蕩而四海獨知有趙氏豈非仁恩之至乎非不知順

旨迎合可以保爵祿世受國恩蒙陛下非常之遇臣而
不言誰當言者願以符離之潰為戒早決國是為社稷
至計上改容欣納云卿論事甚詳因賜卮酒且云卿可
見湯思退諭朕旨令勿再請仍見張浚令早行退詣二
相府宣諭右相遂行三月充淮東宣諭使王公之望使
淮西公奏又詳陳秦漢之事且言魏晉以下無術制夷
狄以至于亂者多矣惟有唐制額利得先後之序和吐
蕃有終始之謀五代石晉之事尤不足言自完顏亮入

寇于今四年天下不得休息殺傷不可勝紀疾疫者殆
無虛日官爵不足以充賞錢穀不足以為用內外急迫
上下煎熬而議者不深維大計惟空言以承虛譽抵巇
而要利權國何賴焉臣故歷陳自古所以制夷狄者在
德保人民者在仁願躬行此道以致太平今兩淮名曰
備守守未必備名曰治兵兵未必精欲增兵則餉饋無
所從出欲增備則人力有所不勝雖使敵不犯邊但見
日以自困今所以未長驅而來者蓋完顏亮覆車未遠

慮挾彈者在後欲與臣下重兵恐有尾大不掉之患又河南困敝未易鳩集故委前日餘兵付一元帥使自經理其意蓋欲和耳故在今日和之為利南北均焉或以前日持用兵恢復之說者為勇為忠為剛以今日和議為懦為怯為弱此不明事機不計事實之甚也用兵而敗豈不為懦連兵數戰而無功豈不為怯與敵角逐而不能勝豈不為弱今斷然行仁義之事修文德以來遠人可不謂勇陳帝王之道以輔明主可不謂忠以柔克

之可不謂剛又況古者兵交使在其間禮文之事安可遽絕前日敵帥九言四郡之地若使命得通庶幾有可商權未至遽行萬一彼以重兵攻下四郡寇襄漢淮甸重相邀索和則退師不和則進兵不知其時議者何以處之昨小使之行自來無此體例為彼摧沮以自取辱蓋緣事多輕發不思後圖茲蒙選擇俾宣德意于淮東及令經度事宜不敢隱默取誤國之誅望察臣愚忠明詔大臣早定其議御筆付三省又奏向者經營山東得

海州而終不能守中原之人非不懷祖宗之德澤歸陛下之仁聖然自出兵收復所至剗掠重擾其民既而又不能堅守為金人屠戮肝腦塗地生業蕩散無餘若此望簞食壺漿以迎王師難矣陳蔡順昌壽春等處皆被此患如此招來適足以離人之心堅後日之敵也傳聞道路或謂吳璘已失德順秦州不守還保川口果爾則可見用兵無效虛費錢糧枉殺軍士初無益也不徒無益正恐釁端再起兵連禍結養成大患雖有智者不能

為陛下謀矣方今將帥兵強馬壯未有如璘者力尚不
敵況餘人乎建康鎮江之兵經王權李橫敗衄之後率
皆傷殘之餘又且數易主帥士氣未振江池襄漢之兵
尤為烏合殿司一軍為成敏破壞死損大半而東南諸
郡起發之兵懦弱不堪披帶緩急必致誤事臣故曰和
戎國之福也聞金人大軍見屯虹縣積粟糧秋冬必為
邊患兩淮城邑半為丘墟雖欲堅守戰備不具又無兵
力以拒之或欲清野則是先自棄之萬一彼留戍淮上

俯視長江以久相困豈非危道哉雖欲與之連和彼必
偃蹇邀索何以應之靖康議割三鎮百官廷議舉朝皆
謂寸土不可與人後敵騎長驅事窮勢迫則或言割地
或言固守一時不能堅決金人徑抵京師三鎮平下遂
成大變前日議臣相與太息而已真可為痛哭也臣所
以墮肝膽吐情實願陛下夷攷前事永以為鑒早定和
議遣使通誠以保國安民為計既和之後養勇以待時
蓄積以富國待兵力既壯機會可乘惟陛下所欲為耳

又奏專言用兵者嘗謂敵人已弱可以恢復今止得一
宿州而遽棄之則恢復之計復如何有用兵不勝僥倖
行險輕躁出師大喪師徒者則必勝之說果如何有自
獻其說欲折服人使用敵國之禮者及從而遣之則辱
命無所不至使至今和好未決則未見其折服使人之
效也有稱長安談笑可取鳳翔之虜如何可逃者今西
師取一德順尚不能有則未見其談笑取長安之效也
凡此數事皆可攷驗誤國明甚不可掩願聽言則審其

忠實立事則黜其浮議幸甚五月公至揚州頒詔勞賜諸軍即申朝廷云雖未至楚泗淮上守備大畧已見揚州城補葺破敝全無樓櫓何以容人借使有人須積糧為一城之計可也設敵人自天長徑入瓜洲曠野約可容二十萬則揚州歸然在後詎能堅守瓜洲兩小城不過容五七千人豈足當其鋒兩處守禦止如此泗州邈在淮北如敵兵渡淮不必取泗州遠則光濠近則浮山一帶皆可以濟近日淮北賊過浮山寨卻奪婦女驢馬

泗州恬然不知或敵人徑渡及自清河口運糧而來泗州必先隔絕此不待圖上灼然可見若自西路而入則海淮泗折北不支揚楚坐困前日劉錡之敗是也今營屯備守皆嚴將士亦願賈勇其如地勢平曠分布難遍聚于一處則不能分守要害各守一方則臨事難應大敵今劉寶一軍分屯外在寨者不滿二萬自以為憂正以前出後空別無後繼或謂輕兵在邊重兵留屯江上則敵可直臨大江小駐不去坐失兩淮尤非策也至若

軍須調度糧饋犒賞金帛官爵計今日帑藏可充其用
否今泗州姑少增兵以張聲勢移江陰一軍亦可以安
邊民助軍聲爾若決欲守備如金湯之固前日蓋嘗大
有所費矣皆徒勞而必不可恃若欲開拓以希大功萬
無一可故曰用兵難而守亦不易罷揚州牧馬監塞楚
州滿浦閘增清河之戍兵積監本之贏貲皆公措置之
大略也既至盱眙泗州宣詔犒師與守臣遍巡城上觀
覽形勢時準御筆云泗州可棄則棄今夏金人蓄銳秋

必犯邊彼以重兵得泗州即去則于我無利害不必與之爭鋒若守而不去則會重兵絕糧道是不戰而勝也若彼得泗州而平其城郭而去則我亦平其城郭如淮陽軍之類是也朕調發卿以前軍屯楚州扼清河輕兵守泗王琪以殿司兵二三萬屯揚州郭振屯六合淮西自有王彥張守忠等敵兵雖衆何足憂止恐調發不及而來卿宜保江上朕便遣三衙兵至江上卿宜軍往楚州別有所見即具奏來時審議官胡昉揚由義已回兩

月金人聲言聚兵于近邊有意連和而朝廷尚未通書遣使知揚州周淙提舉茶鹽吳巖謂彼計如此必有所待欲作本路帥臣一書鈎致彼帥之意然後審處其宜公為聞于朝謂兩淮與金人各為屯守之計彼既清野稍遠其兵我亦宜休息少減屯戍其意各欲安靜然彼此未絕關防欲休不得休欲靜不得靜則餉饋不減于前日戰守相去能幾何緣國是未有定論前嘗有書往來今遂南北阻絕周淙等恐因循及秋敵情難料若彼

趣和之意欲速則興師之舉必急兵一交鋒所傷必大
若待其無禮侵踰而後與之盟曷若先事通情可以款
其意因具以淙等書上之回至楚州又奏論前此屢通
元帥書使命終不曾行議論久無果決所以致彼之疑
必曰既不遣使又無禮幣謂我通書止為款兵之計持
空言以相誤也布薩忠義按布薩舊作僕
敬今改後同在邊累年若
成和解彼則無功今業已簽軍意欲一動力彊則自取
待其不可然後連和固執前謀以激功利今雖與之書

彼必持此說沮格其議不若便遣信使直造燕山一則
可見金主之意一則可伐布薩之謀仍調發諸軍分屯
江淮以備不虞或不納我使納而過有邀求則曲在彼
而不在我兵以曲直為勝負不繫強弱衆寡前日完顏
亮之事正類此也又得御筆云比得陳敏奏泗州兵少
欲增戍兵朕俟近秋調發設若七月敵人伺我不備衝
突泗州輕則敵衆則避縱使得泗州終何能為卿當按
兵持重圖之六月歸奏事納劄子十二及六圖一一指

陳仍言守備疎略恐敵人入寇再對上問兵力險要具以實對改除吏部侍郎仍再令日近起發公又一再入奏乞早定和議及和議未決守備當嚴七月回至鎮江被省劄住楚州以此體度應副北人登舟至江口得盱貽報北人未有來耗公具申朝廷謂來朝未可知若遽往而守待日久彼無來耗勢必空回徒致衆疑俟報而動庶合事機又遣屬官楊由義赴闕奏乞遣使發兵云北人來期皆是不定之辭未可信憑今又無耗敵情狡

詐竊慮別生姦計其遣使發兵二事皆不可緩若只發兵以待其報則海泗二郡必先受兵中其陰謀若只遣使以俟其和則可否未決不可不虞惟當遣使與發兵並行使以盡其禮兵以防其變若使至北廷則堅決之語誓書一定然後抽回軍馬脫議論有變勢必相侵則嚴兵固守與之力戰是謂應兵臣雖不武實無所懼所以至于再三冒瀆天聽者恐一失機會後必噬臍望速賜睿旨施行數日又申朝廷乞速遣使介以示信彼見

使來必喜無有使行而兵來深入者兼使人見敵酋言必端的彼此可決使回即遷西城所有不過信宿事耳與其先墮其城不若速遣使介彼料吾重于遣使若使命既往信非空言其間設有小不相從至再至三議當定矣書中務存大體簡嚴其文不必用前日來書中辨曲直之語卻恐引起不遜之言後復難處當少遷就之以濟大議須兵與使同遣一則使敵人聞我有備和議早定二則安海內之心亦知吾本謀得和則和必不得

已則戰以和為先事以戰備不虞如此則間言異議無從而入不必待其書來而後遣使書中或有見脅之語則不若先遣以釋其疑以破其謀予計為得八月由義回自行在云到日得旨內引上云錢端禮所奏未是左相又面授劄子三十五道令親納宣諭劄子係奉聖旨令將海泗二州戍兵先次撤回便令奉行時丞相魏公杞為本司參議官是日招劉寶及參議官以下與由義會議公大言曰某屢于內殿奏和戰之議未決且當固

守邊圍觀敵情以待其成舉動皆未可輕必不得已而為應兵曲不在我若與之和彼已求四郡之地前後雖已許之彼必候盟書約定而後退師今使命未遣雖敵帥通書本相未曾計劃四郡若無故撤戍而回是棄之也彼乘虛據之自言收復不以為我之惠他時別有邀求或乘時侵軼孰任其責上不以某不肖付之一路事權一已去就至輕此事繫天下休戚斷之于心必不敢奉行須俟遣使或朝廷通書議定始可議之即具申奏

力諭撤戍不便緣繫北界回書未到之日承降指揮今
北界回書已到本朝之書有續當遣使之文若所議之
事北界書中悉已相從則目下撤戍便可交割或事有
未定只撤戍占據之後餘事難以商量縱欲備宣聖主
示信之意他日亦難以口舌爭也又慮未曾遣使交割
撤戍之後敵帥據以要功自稱收復又執盧仲賢之語
必愈費力兼兩州撤戍合行事多難以申明待報恐致
誤事乞暫赴行在面奏曲折得旨邊事未定未須求對

別有事宜速具奏來遂上奏并牒北界官司檢繳申未
挾日金字牌至奉御筆覽卿奏劄欲遣使事朕初遣卿
為宣諭意在肅軍政明守備二者皆無所陳卿當與諸
將嚴戰守主和議非卿事也雖金人重兵屯于淮北亦
須待許我議事方當遣使若因而侵犯則將帥之任安
在哉撤戍可早關邊無害不可遲疑即日便宜施行卿
恐兵一動若彼不同書而發兵則當何如卿欲奏事邊
上未可關卿可頻具奏來翌日又準金字牌魏杞令疾

速赴行在奏事公亦乞罷遂請劉寶面付撤戍省劄仍
與議定候朝廷北界書先行然後抽兵庶敵人先得書
知是以海泗與之不是白棄兩郡日後免于邀索是日
發下宰相與布薩書登時入遞盱眙申齋書已過北界
九月癸未朔得旨過淮上措置撫于軍民以二州撤戍
人民南奔也報差魏杞奉使康潛副之庚寅盱眙報撤
戍人回辛卯招撫司申胡明兵馬已回敵已薄海州而
未入公申朝廷云自至淮上兩具申稟又遣幹官稟議

乞發兵遣使二者兼之既而被旨撤戍即具奏合候使
行議定之後正防姦詐尋蒙璽書切責已即恭依近北
界射過榜文已相見欺未知厥後之意方今兩州未受
奉使未過正是危疑之時雖飭諸將嚴備竊恐兵力不
加累乞王琦一軍望早賜調發引疾求罷非敢規避誠
恐死無益于國耳尋報金人有入寇之意蓋遽得二州
反以我無信具以聞望日敵騎已入泗州民有不及南
渡者或刖其足海州歸正人亦多被害兩州積糧尙二

十餘萬半為居民所焚餘者皆為敵用壬寅得御筆已
令王琪起發劉寶軍馬有分在他處者可盡抽回不可
使兵分詔劉寶亦如之公奏敵人貪婪無厭既見撤戍
遂啟姦心虛張大言公肆迫脅陛下憫南北生靈俯從
其議令大臣通書講解撤戍以示大信彼宜應答如響
而乃包藏異意自反其說此殆天亡之時也夫無事則
深憂有事則不懼臣已謹戒邊吏固守封疆不為禍先
不可輕敵若取接使介則信義不可輕變或妄為陰謀

別有窺伺臣當傳檄六師奮勵諸將堅壁以老其師持重以乘其敝絕其糧道挫其銳鋒以逸待勞可以決勝甲辰王公之望除參知政事丁未報左相除都督戊申得省劄除兵部尚書都督府參贊庚戌淮泗報金人侵廬州本州移治初頓遇守壽春金人繫橋不敢禦敵是夜南徙韓璉守廬謂敵已渡淮徑入焦湖郡人奔迸致溺舟狼狽甚衆既而聞虛驚復還十月庚申公以督府既建宣諭司乞結局又申朝廷比得盱眙錄到來書副

本正緣先得四郡遂致猖獗如取俘擄等人決不可從
事須斟酌不宜欲速若固守道理使知我不畏怯乃所
以速之也癸亥差充大禮鹵簿使十一月癸未探報敵
騎已至濠梁盱眙守移治天長奉使楚州敵未渡淮而
盱眙大火軍民奔走一路震動因取所遺錢糧自燕館
郡治民間屋宇盡移泗州魏勝力拒于清河死之進據
楚州初金人本不為渡淮計而一旦至此豈無自哉丙
戌公赴闕既對上曰前後廷臣議論獨卿不變兼戶部

尚書乙未上問欲遣楊由義持敵帥書而辭行甚力誰可遣者公奏臣聞王莽者雖不識其人前副盧仲賢行知事之詳又亦密細自願一行更望召見察其人而用之上欣納數日遂行丁酉下詔親征戊戌上宣諭卿議論實忠于國欲用卿為執政公控辭甚力辛丑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賜同進士出身甲辰兼權參知政事時邊報日至都下官民多謀移徙或傳德壽宮亦有諸宮燒香之議人心愈搖太上宣問近事宜公奏金

人必和但民間驚疑似聞陛下亦有所備所以日有妄傳臣不敢少誤陛下此豈小事願陛下不可輕動太上開納自是始定去者復還或議峻其法禁公曰朝廷鎮靜持重人當自寧豈可家至戶曉也閏十二月乙卯得旨令執政等進呈文字以左丞相陳公康伯疾也公奏適見付出王之望奏金左副元帥見在滁州恐王抃徑往都元帥處則于左副元帥情意不通乞將書本別寫發往左副元帥處臣竊詳之望嘗建三策欲放彼處人

至淮用兵掩擊今既過淮之望又在江上若見得可擊必已擊之久矣而乞再通左副元帥書可見之望親臨所見必不敢妄言以背前說乃所以盡忠望從而行之乙亥王朴到闕先是上嘗宣問敵情如何有需索否樞密虞允文對必有之公曰若然是不欲和若只如盧仲賢約定方可議耳朴至書未啟封上復問允文奏定有需索恐難應副公獨以為今既駐兵不動又連來通書皆無不遜之言欲和本出彼意若必欲和定無意外或

果有難應不足從也及見書止是欲世稱姪國書用名
後用再拜皆舊書元定項目內事餘無他請上曰今既
別無所需可如其式報之虞曰何必一如他說公曰而
今正以未能制彼死命苟力可制又豈以一言半辭為
輕重但權其事機而已虞曰且如和尚原最係川蜀襟
喉豈可復與上曰他要辛巳年以前舊界為定若于內
不與和定不成公奏固知險要我若求之而得彼卻以
求何以應之況與向來之和不同虞曰有何不同公曰

今既以皇帝兼稱則名位已正雖曰稱姪是敵國與向日殊不同又減十萬歲幣此三事最大我執之已堅彼不能易此外若更力爭是求釁也謀國當思遠圖姑與之和則我得休息以修內治若為忿兵未見其可恐欲為治兵親征之計臣乞先罷專任能者爭辯至漏下數刻方定虞已承命明日又奏王莽行只理會乞令奏使朝陵寢一事上曰不若且休待事定了別議公又入奏第一次遣使莫若安靜庶幾他日有事卻可與言莽遂

行十二月辛卯除參知政事兼權知樞密院事先是已
得差遣人限五日出門奏除其令論館職不當限員又
論人才當須自外召三五人面論然後審擇而用上皆
從之奉使過界北軍已回甲午降詔和議已定丙午上
問改元事隆興故叛臣趙諗嘗用虞公以為載籍所不
載自不必改公曰改元大典也簽書王剛中奏事留身
上以為問剛中奏此事具見曾布日錄不當復用錢端
禮欲改虞允文有不同之論臣以為當改御筆欲用乾

統西北虜曾用別擬四號以進遂改乾道元年正月辛
亥朔上親祀圜丘公為禮儀使率百僚班賀于端誠殿
庚申充德壽宮使丁卯公乞出不許丁丑殿中侍御史
唐堯封論公以帝姻不可任執政公即再乞出堯封除
太常少卿戊寅又申前請上云朕已宣諭堯封朕以公
選用才即非私意公奏曰既移臺諫愈不自安上曰決
難請去已卯降詔不允不得再有陳請二月庚辰朔祥
曦殿奏事虞公奏云錢端禮輔佐陛下方成和議恐未

可去上曰和議出于朕意參政端不可去王公亦奏大
臣進退所繫非輕公又奏乞從臺諫之言間陳累數百
言退復入文字辛巳御筆朕念即位以來股肱鮮克勝
任倘得其人不以私義廢雖議者或有不容而曾無背
愆見于論疏抗章屢上丐去甚力方憫風俗之極弊嫉
浮言之易興卿宜竭節推誠亟安厥位毋以小嫌拂朕
意也次詣德壽宮太上亦再三諭不當去位又云只如
許大一件事非卿誰能了得丁酉寒食公奏欲上先世

諸王冢上再三宣問因歷敘家世上曰卿以才德選不緣私親是日約族黨具集表忠觀焚黃兩宮壽聖殿並賜酒果以為榮丞相陳公已病公為援典故以長子偉節為直秘閣次子安節賜同進士出身既薨于位以少師大觀文致仕公奏逆亮內寇康伯以重德鎮浮陞下踐阼康伯以大忠翊戴宜優贈典遂贈太師已而王剛中薨公亦稱其竭忠輔治引詹大方故事乞贈七官外更加贈一職以示優禮所以周旋二公之後備至公既

行相事兼權提舉玉牒監修國史八月乙酉詔立鄧王
為皇太子壬辰公入奏避親嫌甲午除資政殿大學士
在京宮觀仍奉朝請踰月兼侍讀公在經筵論事不少
貶而勇退之志益堅上章求外祠始改提舉臨安府
洞霄宮辭曰宣坐賜茶褒諭尤渥四年秋起知寧國府
仍奏事而行公治尚簡靜幕府省文書蠲畸零稅八萬
餘緡一方為之鼓舞建炎初劇寇攻城故參政莊簡李
公光力卻之奏為立廟境內有麻姑山地曠多藏姦盜

公奏立砦仍置官徼巡百廢具舉不加鞭笞而租稅如期郡以大治雖鋤治姦猾終以恕行每曰治道去太甚者爾六年四月丐祠六月知紹興府力辭而歸九年申前命辭不獲免適修荒政不憚勤勞民賴以安又勸種麥官與之種明年麥大熟收數倍決滯訟理經費吏民以為神明兩郡皆為之修建貢闈且葺公宇廢壞者率談笑而辦最聞除觀文殿學士公在越凡有建明直達上前請無不從或以御筆批行忌者恐再用因以飛語

中公既以祠歸竟降資政殿學士以罷時淳熙二年四月也三年太上皇慶壽公以紹興從臣特轉通奉大夫六月再提舉洞霄宮四年三月復資政殿大學士八月屬疾請致其事復觀文殿學士壬辰薨于正寢娶李氏中奉大夫直顯謨閣莊之女贈文安郡夫人再娶高氏封鄆國夫人先公一年薨男當故奉議郎女一人為莊文太子妃孫象祖承議郎知處州軍州事女三人修職郎監行在車輅院吳修年迪功郎新福州侯官縣主簿

王鐸承務郎知常德府桃源縣許軫其壻也曾孫二人
曰雲曰澤並登仕郎女一人尚幼公生而不羣居重慶
下承顏幹蠱曲盡孝道雍國尤所鍾愛親教以詩書雍
國父之間質肅公介之幼予嘗仕館閣以元祐黨廢娶
晁氏濟北先生補之實為羣從公承平時生長京師富
貴中了無膏粱之習唐氏晁氏諸老尚無恙公從容其
間因得以講論文詣商榷古今又先世自文僖公以來
文獻相繼故公曰自少多識前言徃行熟于典章由熙

寧以至政宣間事世所不及知者歷歷能言之謂李德裕不應進士科以至宰相非力學烏能至是耽玩經史未嘗一日去手少時嘗手節十七史甚備晚又著史提要行于世尤通于左氏西漢率多成誦幼好為詩伯祖內相文肅公勰字穆父與蘇文忠公游往來書尺唱和甚多公尤刻意慕效詞翰得其遺風清癯如不勝衣而眸子瞭然如神仙中人尚氣節功名雖在下位時聞國有大事必默為經畫揣成敗多中嘗稱子房貌若婦人

乃能仇秦而興漢蓋自況也為政飾以儒雅不專事文
法望之儼然即之也溫察史稟自使盡其詞一言剖決
是非立判公家之利知無不為不顧一己之私意所不
欲迫之終不能動靖康用兵公親見和戰不決而致大
患故力陳和議終始不變公規畫甚遠亦非苟于就和
者但以内審國用外察兵力少休王師方可支吾以圖
大計崇深果決洞見敵情嗚呼辛巳敵人之變無可奈
何若甲申歲公揣事勢謂金人弒亮之日以無名興師

騷動百姓為辭今新造之國又負篡弑之名必不肯效
尤以取禍但欲偃兵以靖其國徒張為虛聲實主于和
故勤勤懇懇欲乞遣使以通好出兵以示備緩棄海泗
以為惠至于執詔書而未出以當之使盡行公言則敵
兵不動不至淮楚再遭蹂躪之苦公之言亦不為不用
而用之頗失其機西則廬濠先遁東則劉寶不援魏勝
以致敗死豈不痛哉是時士氣愈索幾不可支而敵人
似進而退似攻而緩公益探其欲和而已之說為是故

王朴之行諭之曰此行有三一曰正位號二曰定名分
三曰減歲幣徃徃人不以為然謂如此何以卻敵至有
面詰公者公笑曰事成是非乃定姑少待之朴回既皆
如約金果退師人始服公能斷大事自此南北晏然以
至于今誰之力也公始至台呂忠穆公頤浩一見賞歎
以公輔期之又為參政席公益所汲引中書舍人潘公
良貴元樞賀公充中皆相友善尤有知人之鑑丞相史
公浩魏公杞知院王公綸或交于布衣或取于賓僚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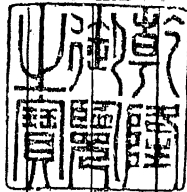
輓名士至輔弼禁從卿監臺郎者甚衆一介之士苟所
許可無不委曲薦達嘗曰韓安國自謂所舉皆天下士
賢于已者誠竊慕之士之賢者恨未盡知耳好賢樂善
如恐不及嘗奏事德壽太上賞雪賜坐以玉盃宣勸不
以名呼隆眷如此因問及閒居自號乃大書松窓以賜
上亦賜忠實二字兩朝宸翰光動一時公雖家居而恩
數視政府其孫哀所著詩文奏議若干卷號松窓集藏
于家初康公賢穆葬天台之護國山公以某年某月甲

予從葬遂為台人公初歸寓瑞嚴僧舍年餘始卜築于城之東北隅有林泉之勝立精舍繙經其中暇日幅巾野服與方外之士徜徉笑傲觴詠琴奕甚自適也及遇圓悟禪師究心內典超然自得視軒冕如無故出處死生之際絕人遠甚得疾即屏去醫藥曰生則有死亦事之常大期將至待之而已疾革家人捧藥泣告公曰汝曹豈解此大丈夫何可偉覲萬一浮屠氏或勉之亦笑不答第捐金分施以謝之前一日肩輿登所居山園瞻

謁釋道像如平時歸即瞑目安坐至終神色自若豈苟
然哉公薨之後象祖以書來曰先大父居官立朝之大
節公知之最詳願為紀述將以告于太史氏鑰竊惟參
政德望勲業在家有牒在國有史搢紳知之士民誦之
豈衰朽骭骹之辭所能發揚觀公自隆興以來與人主
論天下事見于奏對者多矣皆本于忠實合于人情是
非有攷于前而所成敗有驗于後其先見如著龜之明
其定力如金石之堅至如回太上燒香之行抑都人遷

避之擾皆所目擊而心服者載念鑰自幼識公于三衢
首蒙賞愛來倅鄉郡鑰初竊第以歸及尉江山公方主
漕事即收置門下公之守婺鑰適丞金華知遇益深護
慈寧之喪辟以為屬後入為六院正隸版曹煩使必以
見屬宣諭之行亦備數幕下進參大政力薦于上前以
鑰之不肖叨寘從列實基于此四十餘年所以挈提成
就之者至矣而鑰既無所効尺寸于公者矧公之門名
人才士凋謝無幾何敢以固陋辭謹摭其大者書之不

敢隱不敢諛卒狀如右



攻媿集卷九十二